

目 录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北汉主屏逐忠臣 呼延赞激烈报仇 … (员)
- 第 二 回 李建忠力救义士 呼延赞梦神教武 … (远)
- 第 三 回 金头娘征场斗艺 高怀德大战潞州 … (邇)
- 第 四 回 讲和议杨业回兵 迎銮驾豪杰施能 … (颯)
- 第 五 回 宋太祖遗嘱后事 潘仁美计逐英雄 … (颯)
- 第 六 回 潘仁美奉诏宣召 呼延赞单骑救驾 … (颯)
- 第 七 回 北汉主议守河东 呼延赞力擒敌将 … (颯)
- 第 八 回 建忠议取接天关 大辽出兵救晋阳 … (獾)
- 第 九 回 郭进大破耶律沙 刘钧敕书召杨业 … (獾)
- 第 十 回 八王进献反间计 光美奉使说杨业 … (颯)
- 第 十 一 回 小圣感梦取太原 太宗下议征大辽 … (颯)
- 第 十 二 回 高怀德幽州大战 宋太宗班师还汴 … (颯)
- 第 十 三 回 李汉琼智胜番将 杨令公大破辽兵 … (颯)
- 第 十 四 回 犒将士赵普辞官 宴群臣宋琪赋诗 … (颯)
- 第 十 五 回 曹彬部兵征大辽 怀德战死岐沟关 … (颯)
- 第 十 六 回 太宗驾幸五台山 渊平战死幽州城 … (颯)
- 第 十 七 回 宋太宗议征北番 柴太郡奏保杨业 … (颯)
- 第 十 八 回 呼延赞大战辽兵 李陵碑杨业死节 … (颯)

杨 家 将 传

- 第 十 九 回 瓜州营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 … (愿猿)
- 第 二 十 回 六使汴京告御状 王钦定计图八王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一回 宋名臣辞官解印 萧太后议图中原 … (怨猿)
- 第二十二回 杨家将晋阳斗武 杨郡马领镇三关 … (怨猿)
- 第二十三回 樵夫诡计捉孟良 六使单骑收焦赞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四回 孟良智盗驢驕马 岳胜大战萧天佑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五回 五台山孟良借兵 三关寨五郎观象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六回 九妹女误陷幽州 杨延德大破番兵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七回 枢密计倾无佞府 金吾拆毁天波楼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八回 焦赞怒杀谢金吾 八王智救杨郡马 … (愿猿)
- 第二十九回 宋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节铜台交兵 … (愿猿)
- 第 三 十 回 八王赍诏求六使 焦赞大闹陈家庄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一回 呼延赞途中遇救 杨郡马大破辽兵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二回 萧太后出榜募兵 王全节兵征大辽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三回 吕军师布南天阵 杨六使明下三关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四回 宗保遇神授兵法 真宗出榜募医人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五回 孟良盗回白驢马 宗保佳遇穆桂英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六回 宗保部众看天阵 真宗筑坛封将帅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七回 黄琼女反投宋营 穆桂英破陈救姑 … (愿猿)
- 第三十八回 宗保大破天门阵 五郎降伏萧天佑 … (愿猿)

目 录

- 第三十九回 宋真宗下诏班师 王枢密进用反间 … (猿)
- 第四十回 八殿下三关借兵 众英雄九龙斗武 … (猿)
- 第四十一回 杨延朗暗助粮草 八娘子大战番兵 … (猿)
- 第四十二回 杨郡马议取北境 重阳女大闹幽州 … (猿)
- 第四十三回 平大辽南将班师 颁官诰大封功臣 … (猿)
- 第四十四回 六郎议取令公骸 孟良焦赞双丧命 … (猿)
- 第四十五回 禁宫中八王祈斗 无佞府郡马寿终 … (猿)
- 第四十六回 达达国议举伐宋 杨宗保兵征西厦 … (猿)
- 第四十七回 束天神大战宋将 百花女锤打张达 … (猿)
- 第四十八回 杨宗保困陷金山 周夫人力主救兵 … (猿)
- 第四十九回 杜娘子大破妖党 马赛英火攻番营 … (猿)
- 第五十回 杨宗保平定西厦 十二妇得胜回朝 … (猿)

杨家将传

(清)熊大木 编撰

第一回

北汉主屏逐忠臣 呼延赞激烈报仇

却说北汉主刘钧，听知大宋平定各镇，与群臣议曰：“先君与周世仇。宋主之志更不小，今既削平诸国，宁肯容孤自霸一方乎？”谏议大夫呼延廷出奏曰：“臣闻宋君英武之主，诸国尽已归降。今陛下一隅之地，何况兵微将寡，岂能相抗？不如修表纳贡，庶生民之祸，而保河东无虞也。”刘钧犹豫未决。

忽枢密副使欧阳昉进曰：“呼延廷与宋朝通谋，故令陛下纳降。且晋阳形胜之地，帝王由此而兴。无事则籍民而守，有警则执戈而战，此势在我耳，何必轻事他人乎？乞斩呼延廷以王国法。倘或宋师致讨，臣愿独当之。”钧允奏，令押出呼延廷斩首。国舅赵遂力奏曰：“呼延廷之论，忠言也，岂有通谋宋朝之理？主公若辄斩之，使宋君闻知，则征讨有名耳。必欲不用，只宜罢其职而遣之，庶全君臣之义也。”刘钧然其言，下令削去官职，罢归田里。

呼延廷谢恩而退，即日收拾行装，带家小直向绛州而去。欧阳昉尚不遂意，深恨呼延廷，欲谋杀之。唤过亲随人张青、李得谓之曰：“汝二人引健军数百人，密追呼延廷安下处，尽杀之，回来吾重赏汝。”张、李领诺，即引健军追赶呼延廷去了。

却说呼延廷与一起人行至石山驿，日已晚，歇下鞍马。是夜与夫人对席饮酒，自叙不幸之事。将近二更，忽听驿外喊声大振，火炬连天，人报有劫贼来到。呼延廷大惊，令家人速走。张青、李得部众拥入驿中，将呼延廷老幼尽皆杀了，财宝劫掠而去。

时随人各自逃生，只有妾刘氏抱着幼子，走入厕中，保得性命。至四更，刘氏叹曰：“谁想我家遭此劫数，使我母子无依。”放声大哭。忽有一人在后叫曰：“小娘子何故号哭？”刘氏星光之下，泪眼觑看。其人近前问曰：“汝是谁家女子，独自到此？”刘氏泣曰：“妾是本国谏议大夫呼延廷偏室，因回归乡里，至此被强人劫掠，将一家尽皆杀死，只留得妾身同乳子，避于此间，无计可保，望尊官见怜。”其人听罢，怀愤长呼曰：“吾乃河东府两院领给，姓吴名旺。适闻杀汝恩主者，却是欧阳昉亲随人张青、李得，假作强人到此。汝宜速抱幼子而走，不然一命难保。”道罢而去。

刘氏正慌间，忽驿外喊声又起，一伙强人拥入，见刘氏，捉住来见马忠。马忠曰：“汝何处女子，抱着孩儿在此？”刘氏曰：“妾含冤负屈……”因将一家被害之故，备述一遍。马忠曰：“适夜巡人来报，驿中有官宦被劫，我等正要来夺分金宝，原来有此苦事。汝若肯随吾回庄，抚养孩儿长成，与汝报此冤仇，可乎？”刘氏曰：“妾有莫大之冤，何恤微躯？愿从大王而去。”马忠即引刘氏，回至庄上。将近天晚，马忠安顿刘氏居住，自与手下复回山寨去了。刘氏密遣人去驿中收殓其主尸首，埋于一处，立意只图报冤，抚养孩儿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将近七年光景，孩儿已长成矣。马忠与其子取名曰福郎，送往从师学业。其子生的面如铁色，眼若环朱，貌类唐时尉迟敬德。虽是读书，暇时便习兵法。年至十四五，走马射箭，武艺通晓。使一条浑铁枪，有神出鬼没之能。马忠见其雄勇，不胜欢喜。改名曰马赞。一日，随马忠出庄外，见一起脚夫扛着大石碑来到，上写道：“上柱国欧阳昉”数字。马忠见了，愤怒变色。马赞曰：“大人见此石碑，何故有不足之意？”忠曰：“看此欧阳昉名字，甚有伤吾心也。此人十五年前，

害却呼延廷一家。吾听得呼延廷有子尚在，我若见他，便与之同去报仇矣。”赞怒曰：“可惜孩儿不是呼延廷之子，若然，即日报仇。”忠曰：“此事汝母更知其详，可入问之。”

赞回庄，入见母刘氏，问欧阳昉害呼延廷一家之故。刘氏呜咽洒涕而泣曰：“我含此冤恨，今十有五年矣。汝正是呼延廷之子，此父乃托养汝者也。”赞闻此言，昏闷在地。马忠径入，仓皇救醒。赞哭曰：“孩儿今日辞父母，便去报冤。”忠曰：“他是河东权臣，部下军士甚众，如何近得？须用计策图之。汝今后只称我为叔。”赞拜曰：“叔叔有何计策教我？永不忘恩！”忠正思量间，忽报耿忠来相访，马忠即出迎接。

入至庄里坐定，令赞相见。耿忠问曰：“此位是谁？”马忠曰：“义子马赞也。”乃问耿忠来此之故。耿忠曰：“适与强人相争，赢得一匹好马，名曰‘乌龙马’。将要送往河东，卖与欧阳丞相，因过尊兄庄上，特来相访。”马忠曰：“既贤弟有此好马，不如只卖与小儿，就中更有事理。”耿忠曰：“吾与尊兄，义虽契结，胜如嫡亲，汝之子即吾侄也，此马便当相送。”马忠大悦，因具酒醴相待。

马忠席上因道起呼延廷一家被欧阳昉所害，此子是呼延廷亲生，正欲报仇，不得其策。耿忠听罢，愤然曰：“尊兄勿虑，吾有一计，可以杀欧阳昉也。”马忠曰：“弟有何策？愿指教之。”耿忠令赞近前，谓之曰：“汝今只将此马送入欧阳昉府中，称作拜见之物。他得此马，定问汝要何官职，须道不愿为官，只愿跟随相公养马，彼此喜而收留。待遇机会处，因而杀之，此冤可报也。”赞拜受其计。是日席散，耿忠辞归山寨。次日，赞拜别马忠、刘氏，上马登程。后人有诗为证：

豪毅英雄胆气粗，轩昂人物世间无。

此行必定冤能报，方表男儿大丈夫。

且说呼廷赞离了马家庄，径赴河东，访问欧阳昉府中，令人报知曰：“府门下有一壮士，牵匹好马，要来献与相公。”昉听罢，即令唤入。赞到阶下跪曰：“小人近贩得骏骑，特来献相公以为进见之礼。”昉曰：“汝何处人氏？”赞曰：“祖居马家庄，小人姓马名赞。”昉曰：“此马价值几何？”赞曰：“价值连城。”昉听得，自思：“此人必图做官。”令左右问之。赞曰：“不愿为官，只愿服侍相公一年半载，终是名分人也。”昉见赞仪表奇特，又送他这马，不胜之喜，即收留为左右使唤。赞既欲行事，遂尽意奉承，极得昉之欢心。

开宝七年八月中秋佳节，欧阳昉与夫人在后园凉亭上饮酒赏月。怎见得中秋好景？有苏子瞻《水调歌头》为证：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

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欧阳昉饮罢，酒醉，从人扶入书院中，凭几而坐。赞随至院中，自思：“此处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？”正欲拔出短刀，忽窗外有人持灯笼进院，却是管家来请昉安歇。赞即藏刀入鞘，叹曰：“此贼尚有余福，须再图之。”

却说赵遂以欧阳昉专政已久，恐惹兵端。一日，奏知北汉主曰：“昉有擅杀之罪，陛下若不早除之，为患深矣。”会帅将丁贵等，力劾其罪。刘钧乃降欧阳昉丞相之职，宣授为团练使之职。昉耻与遂同列，上书辞归乡里。汉主允其请。昉即日收拾行李，领从人离晋阳，望郢州而去。不消一日，已到其家，诸亲眷皆来称贺，昉日具酒醴相待。

九月九日，却是昉之生辰，准备筵宴，与夫人畅饮。呼延赞独安外房，闷坐无聊。将近二更时分，出庭外闲行，但见月明如昼，西风拂面。赞仰面长叹曰：“本为父母报仇到此，不遂其志，苍天能无怜及我耶？”言罢挥泪入房，偃身而卧。忽窗前起一阵怪风，赞睡中见许多人满身鲜血，向前抱着赞曰：“汝父被昉所害，今日可以报仇矣。”赞听得，忽然觉来，只是梦中。

正在犹疑间，忽从人来叫：“马提辖，相公有事唤汝。”赞藏了利刃，径入书院中，见欧阳昉睡在床上。昉曰：“吾饮数杯，宿酒未醒，汝在身旁，好生服侍。”赞应诺，因自忖曰：“此贼命合休矣！”约近四更，赞走出院外，见四下寂静，正是：

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腰间取出尖刀，寒光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复入书院，拿住欧阳昉曰：“汝认得呼延廷之子么？”昉惊得心胆飞裂，连告曰：“饶我一命，家私尽付于汝。”话声未绝，赞即挥刀，刺入咽喉。欧阳昉大痛无声，命归阴府。赞既杀欧阳昉，径入内去，将夫人并至亲男女四十余口尽皆屠了。静轩咏史诗曰：

气概凌云孰可加？怀冤必雪震中华。

全家竟杀伸深恨，始信皇天报不差。

赞杀出庭中，只有老姬跪在阶下，告曰：“乞饶残生。”赞曰：“不干汝事，急去收拾金宝与我。”老姬进房，将缎帛金银，装作一车，与赞带回。赞临行，以血书四句于门曰：

志气昂昂射斗牛，胸中旧恨一时休。

分明杀却欧阳昉，反作河东切齿仇。

呼延赞写罢，骑了乌龙马，并带金宝，连夜回见其母刘氏，具道杀死欧阳昉一家四十余口，并取得金帛而回。刘氏大喜。次日，与马忠相见，忠问曰：“报得仇否？”赞答曰：“赖叔叔之福，将昉老少一家诛戮殆尽，临行留有字迹四句。”马忠问曰：“字迹

如何道？”赞以其诗告之。忠惊曰：“倘汉主得知，则吾家有灭族之祸！汝速宜收拾盘费，往贺兰山，投耿忠、耿亮二叔叔，以避其难。”赞领命，即日拜别父母而去。

第二回

李建忠力救义士 呼延赞梦神教武

却说呼延赞辞过父母，匆忙上路。正值十月天气，寒风袭面，落叶萧条。赞在路行了数日，望见前面一座恶山。赞思曰：“此处必有强人出没。”道未罢，忽山坡后一声鼓响，走出几个强人，拦住去路，问赞索买路钱。赞怒曰：“天下之路，安得汝卖？胜得我手中利刃，则与汝钱；不然，将汝头来试刀。”小头目大怒，绰刀向前，与赞才交一合，被赞劈死坡下。内中乖的，急上山报知耿忠曰：“山下有一壮士经过，小头目问索金银，已被杀死。”耿忠大惊，即上马来看，见赞正与众头目相斗，忠认得是赞，忙喝曰：“侄儿不得动手！”赞抬头视之，慌忙下拜。

耿忠引赞上山，与耿亮相见毕，忠问所来之由，赞将报仇之事并血书四句，一一道知。“今父亲着小侄，径投二位叔叔避难，不想有伤部下，望乞恕罪。”忠曰：“汝乃误耳，何罪之有？”即令手下摆酒相待。忠因曰：“我等屯聚于此，以观时变。汝既来，则为第三位寨主。”赞拱手拜谢。自是赞居寨中，打官劫舍，出无不胜。

一日，赞与耿忠兄弟议曰：“河东旁郡，多有钱粮。叔叔借我军士三千，往绛州劫掠而回，可应二年之用。”忠笑曰：“绛州是张公瑾镇守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若去必遭其擒也。”赞曰：“小侄若折一军，情愿偿命。”耿忠见赞如此志气，便与军士三

千。赞即披挂上马，扯起令字旗，上写“河东切齿仇”五字，引着三千兵来到绛州城下，将城围了。大叫：“好好将府库钱粮献出则退；不然，攻入城中，恣意劫掠。”守军报与公瑾知道。公瑾自思：“贺兰山有新贼呼延赞，英雄之士，必是此人作乱。”分付军士二百人：“多设弓弩，埋伏吊桥两边，待吾诱而擒之。”军士得令，自去埋伏不题。

公瑾披挂上马，引五百军出城迎敌。呼延赞跨着乌龙骑，直奔军前，大叫曰：“我来别无他意，只问库中借黄金三千两。”公瑾怒曰：“强贼急退，尚留残生；不然，擒汝献主，碎尸万段！”赞大怒，舞枪跃马，直取公瑾，公瑾举枪来迎。二人交战三十余合，真如猛虎相斗，不分胜负。公瑾再战佯输，走过吊桥，赞勒马赶过桥去。忽一声鼓响，两边伏兵并起，箭如雨落。赞大惊，跑马急杀回，所部三千喽罗，射死一半。公瑾亦不追赶，收兵还入城中。

却说呼延赞不敢回见耿忠，单马奔小路逃走。将近一更，又被伏路喽罗拿住。正是：

才脱虎坑逃得去，又遭机阱捉将来。

众喽罗将赞缚上山来见马坤父子。坤问曰：“汝乃何人？”赞曰：“小人是相国之子，复姓呼延，名赞，走错路途，被大王部下所捉，乞饶性命。”马坤大怒曰：“近闻汝围绛州，将劫府库，尚来瞒我！”即令将陷车囚起，连夜点二百余人，解送呼延赞入绛州请赏。喽罗得令，将赞解出山下。众人相谓曰：“我大王与八寨大王有隙，只恐前面夺了呼延赞，我等如何分说？不如前面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罢。”前到拦路虎门首，叫声：“借宿。”有守门者出来看之，见一伙强人，解一陷车来到。守门者曰：“夜已深矣，汝等借宿，休得惊动大王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我等自有方便。”即将陷车推入后亭去了。

时有八寨主李建忠，为入西京勾栏内看戏，被官拘察拿住，囚于牢中四年，因越狱走回，亦在拦路虎家借宿。步出门外，听见守门人大惊小怪，乃问曰：“汝等相议何事？”守门者曰：“太行山马大王，令二百人解呼延赞与张公瑾请赏。”建忠听得，自思：“我在西京牢内，闻得赞乃英勇之士，因何被他拿了？还当救之。”即提朴刀亭后，大叫曰：“谁敢监囚赞将军者休走！”众喽罗惊散而去。建忠打开陷车，取出呼延赞，在星光之下相见。赞曰：“是谁救我？恩德难忘！”建忠曰：“我乃第八寨李建忠也，都是一家兄弟。”即赐与衣服。

次日，带赞回新建寨。人报知寨主柳雄玉，雄玉大惊，即出寨迎接，果是真实。雄玉邀入帐中坐定，不胜之喜。因问：“何以得回？”建忠将越狱之事道知。雄玉曰：“自尊兄离寨之后，手下单弱，被六寨主罗清每年来讨赁土钱，甚被扰害。”建忠大怒曰：“此贼再来，吾当生擒之！”雄玉因问：“同来此位是谁？”建忠曰：“相国之子呼延赞也。”雄玉曰：“久闻其名，今幸相会。”即令左右设酒庆贺。

三人正饮之间，忽报：罗清同五六百人来山下讨半年赁土钱。柳雄玉听得，不敢问。赞觑定建忠曰：“乞借鞍马衣甲，生擒罗清来献，以报哥哥救命之恩。”建忠喜曰：“吾知贤弟足是其敌也。”即付与鞍马盔甲，点喽罗二百，随赞迎敌。

赞披挂齐备，辞二位而出，向山下大叫：“罗寨主来此何干？”清曰：“特来问柳寨主讨半年赁土钱。”赞怒曰：“汝既以兄弟相处，急早退去，免伤和睦；不然，特擒汝入山以献。”清曰：“无端匹夫！与汝何干，而来撩耶？”即挺枪跃马，直取呼延赞。赞即举枪相迎。二人交战，未及五合，赞轻舒猿臂，将清捉在马上，杀散余众，绑缚罗清上山，来见李建忠。

建忠大喜，将清吊在柱上，曰：“待缓缓诛此逆贼。”令具酒

庆贺。不想罗清败众，报与第五寨大王张吉，再点二百人，全装贯带，喝喊连天，来攻新建寨。李建忠与赞正在饮酒，听得山下金鼓不绝，人报：五寨主引兵来救罗青。赞怒曰：“待一发擒剿此辈，以除心腹之患。”即辞建忠，引众人出寨。

排开阵势，〔赞〕喝问：“前面强贼何人？”张吉认得是赞，乃曰：“好好放出罗寨主还我，饶你性命；如若不从，教你目下受灾。”赞大怒，挺枪直取张吉。张吉抢刀来迎。刚斗二合，被赞一枪刺于马下。众人见杀了主将，各自丢戈抛戟而走。赞乘势追入寨中，将所聚金银，尽数劫取，放火焚其山寨而回。建忠、雄玉见赞又胜一阵，大喜曰：“贤弟威风，果不虚传。”仍令坐席饮酒。建忠喝左右杀取罗清心肝，作供酒之肴。三位开怀畅饮。不题。

却说败兵走投太行山，见马坤，说知罗清、张吉被赞所诛。马坤大怒曰：“不诛此匹夫，何以泄吾愤！”即令长子马华，率五百精勇，杀奔新建寨来。逻卒报知李建忠，建忠曰：“马坤欺人太甚，吾当出马擒之。”赞曰：“不劳尊兄神色，待小弟明日定下计策，擒此恶党，以伸前恨。”建忠依其议，下令众人坚守寨栅，明日出战。众人得令，各自整備去了。

呼延赞回到帐中，思量捉马坤之计。俄而睡去，忽见个火球滚入帐中，赞梦中赶将出去。至一所在，尽是金窗朱户，宫宇巍然。赞直入内，却不见那火球。旁边转过一人曰：“主人候将军多时矣。”赞曰：“汝主人是谁？”其人曰：“请入内便见。”径引赞入殿中。见一员猛将，端然而坐，觑定呼延赞曰：“你道天下只你一个会武艺么？”赞答曰：“小人一勇之夫，何足挂齿！”那员将道：“且去教场中，吾有事讲论。”

赞即随到教场亭上坐下。那将令左右以鞍马军器付与赞，曰：“你有甚武艺，试演一遭，与吾观之。”赞领诺上马，将平生

所学显出。那将笑曰：“此不足为奇。”唤左右牵过自己马来，谓赞曰：“吾与君较一较胜负。”赞自思：“适间留一路枪法未使，且与他比较刺之。”乃上马与那将场中比较。二人斗上数合，赞挥起钢枪，被那将转过骠骊，挟下马来，连喝曰：“吾弟牢记此一法。”赞愕然觉来，却是梦中，视身上衣甲尚在。赞思奇异，便唤小卒入，问曰：“此处莫非有神庙乎？”小卒曰：“离此一望之地，有一座古庙，年深荒芜，无人祭赛。”

赞于次日带小卒来看其庙，见牌额写道：“唐尉迟恭之祠”。步入殿上，见神像与夜来所梦无异。赞曰：“怪哉！此乃神力相助也。”即倒身四拜，当神祝曰：“若使呼延赞久后发迹，必当重整祠宇，以报神功也。”拜罢，与小卒回见李建忠。建忠曰：“贤弟那里得此衣甲？”赞道知夜来所梦之事。建忠喜曰：“此乃神灵相助，吾弟当有大富贵之分。”

正讲话间，忽报马华在外搦战。赞辞却建忠，绰枪上马，引众人出寨迎敌。对阵马华举鞭指而骂曰：“诛不尽的狂奴！好好将罗清放出，免得自家相併；不然，碎汝尸为万段。”赞大笑曰：“汝将来与罗清同一处死耶。”华大怒，举枪直取呼延赞。呼延赞约退数步，兵刃相迎。未及两合，被赞挟住枪梢，活活捉住，令人押上山来见李建忠。

华之败兵归报马坤曰：“小将军被赞活捉而去。”坤大惊曰：“此贼真乃雄勇。”即令次子马荣，部健勇二百人，前去救取。赞听知太行山人马又到，列下阵势。马荣横刀于马上叫曰：“好好将吾兄放出，佛眼相看；不然，杀汝片甲不留。”赞怒曰：“待擒着汝一同发落。”即挺枪纵骑，冲过阵来。马荣抡刀回战。二人在山坡下斗上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赞乃佯输，走回本阵。马荣不舍，骤骑急追。转过坳后，赞按住神枪，专待马荣将近，绰起金鞭，喝声：“着！”从背上打下。马荣口吐鲜血而走。回到寨中

见马坤，说赞英雄难敌，马坤忧闷不已。

坤有女金头马氏，见父面带忧色，因问曰：“爹爹何故不悦？”坤曰：“今被新建寨副贼呼延赞，捉去汝长兄，又打伤二哥，思量无人敌之，是以纳闷。”马氏曰：“爹爹不须烦恼，待女孩儿前往擒之。”坤曰：“此人英雄莫敌，只恐汝胜不得他。”马氏曰：“当用奇兵捉之，先埋伏勇壮于山侧，若战不胜，引入伏中，必落圈套。”坤依其言，即与七千人前去对敌。

呼延赞知之，当先出马，大叫：“来将即令寨主归顺，免遭吾焚戮；不然剿汝等无葬身之地。”马氏大怒，舞刀跃马，直杀过来。呼延赞拍马迎之。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马氏跑马而走。赞勒马赶上一里地位，见山后隐隐有伏兵之状，遂回马不追。两下各自收军。

马氏回见坤曰：“呼延赞深知兵法，不能胜之矣。”坤愈不悦。忽小卒来报：“山后一彪军马来到，不知是谁。”坤闻知，即令人哨探，回报第一寨主马忠也。坤出帐迎接。马忠与刘氏安下人马，入寨中相见毕。坤曰：“久违贤弟，一向消息不闻。”忠曰：“怀想大哥多日，今特来相访。”坤令左右设酒醴相待。

众人饮至半酣，马忠见坤有忧色，因问：“尊兄何故不悦，莫非以小弟来扰乎？”坤曰：“贤弟道差矣，吾兄弟即同一家人，岂有厌弃之意？争奈第八寨有新来呼延赞，每与各寨相併，近日捉去吾长子，无人救得，是以纳闷。”忠听罢，乃曰：“既如此，不须烦恼，小弟当出力相救。”坤曰：“此人亦是劲敌，不可小觑。”忠曰：“自有方略降之。”即辞却马坤，与刘氏，引本部人马，来至山下。

第三回

金头娘征场斗艺 高怀德大战潞州

却说马忠、刘氏来到山下，果见对垒呼延赞全身贯带而出，大呼曰：“杀不尽的党类，尚敢来相争耶？”刘氏拍马向前，认得分明，乃喝曰：“福郎不得无礼！”赞听罢，猛然抬起头来，见是母亲，即丢枪下马，拜伏路旁曰：“不肖子得罪母亲。缘何至此？”刘氏曰：“汝起来，去见叔叔。”

赞乃随母入军中见马忠。毕，忠曰：“闻汝在耿忠寨里，谁知在此相斗？马坤是我结义兄弟，汝即宜前去伏罪。”赞曰：“前日孩儿擒他长子入山，又打伤马荣；若去相见，恐有不测之祸。”忠曰：“有我在，无妨。”

赞乃领诺，随马忠入坤寨，来见马坤。忠曰：“小儿不识尊兄，冒犯罪重，望乞恕宥。”坤惊问其故。忠以赞之本末道知。坤叹曰：“不枉相国之子也。”赞向前拜曰：“小侄肉眼不识伯伯，全赖扶持，恕小侄之前愆。”坤曰：“汝本不知，岂有相怪之理？”即令排筵席庆贺。

坤唤马荣出相见，荣见赞似有赧愧。赞曰：“冒犯哥哥，万乞赦宥。”荣亦以礼待之。是日，寨中大吹大唱，众人欢饮。有诗为证：

豪杰相逢不偶然，一时会聚义全坚。

未交扶佐中朝主，失有威声震太原。

马坤因谓忠曰：“吾有一事相禀，未审贤弟允否？”忠起曰：“尊兄所命，安敢有违？”坤曰：“小女金头娘，貌虽丑陋，颇有武艺，若不嫌弃，愿与赞结百年之欢。”忠拱手谢曰：“尊兄若肯

怜爱，厚德难忘。”马坤即令人道知金头娘。金头娘笑曰：“嫁与亦无妨，只不知呼延赞武艺如何？前日交锋，未分胜负；今再与比试，若能胜我，则许从之。”小卒出，告之马坤。马坤曰：“小女幼习未除，要与呼延将军比试，亦不碍事。”忠即令赞与马氏相较。赞领诺，披挂上马，出场中。马氏亦贯带而出。

二人于教场中，再决胜负。马忠、刘氏、马坤等，立于寨门外观望，见二人各举军器，斗上二十余合，胜负不分。马氏自思：“赞之枪法极熟，且试他射箭如何。”即勒转马缰，望将台而走。赞思曰：“此必欲以箭惊我，待赶去看他如何。”亦骤马紧追去。马氏待其相近，弯弓架箭，一连放出三矢，尽被赞闪过。赞曰：“偏我不会射箭？”复回马，引马氏赶来，拈弓在手，扣镞而射之，其矢正中马氏头盔。众人喝采。马忠跑出阵来，叫曰：“一家人，休得相併。”二人乃各下马，进入寨中。坤笑曰：“赞将军武艺精乎？”马氏低头不答。坤知其意，即令焚香为誓，将马氏嫁与呼延赞。赞拜了父母，称谢马坤。是日，众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赞入见坤曰：“小婿回山寨见李建忠，送还小将军。”坤大喜，即令人送赞登程。赞归见李、柳二人，备道会着父母，及与马氏成亲之事。建忠喜曰：“此事皆非偶然也。”赞曰：“日前捉得马华，当送还之。”建忠曰：“如今即是一家，岂有相害之理？”即着人于寨后取出马华。马华疑加谋害，吓得心惊胆战，汗透重裘。建忠曰：“兹有喜事相报，幸勿惊疑。”遂把成亲完娶之事，一一次序道知。华始变忧为喜曰：“既如此，列位都该请位小寨相会。”建忠曰：“将军先请，吾分付手下便来也。”马华即辞建忠而去。

时柳雄玉不欲行。建忠曰：“若不去，恐彼致疑；正当与之相会，以释其旧怨耳。”即日与赞等齐到太行山，令人报与马坤。